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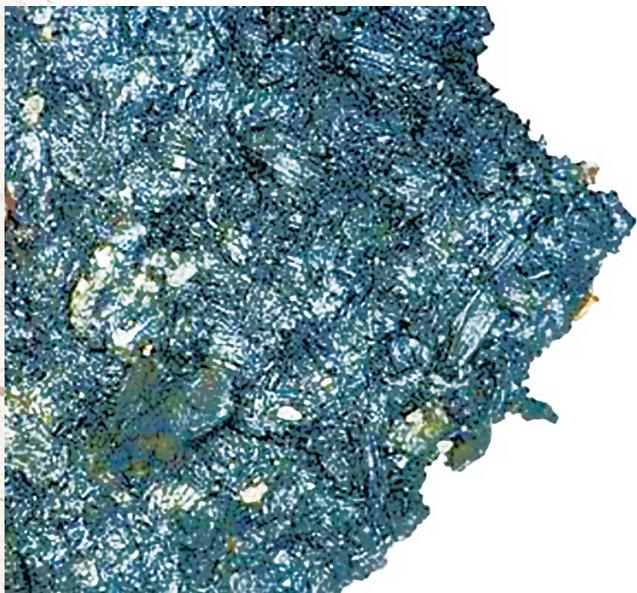
被唤醒的三星堆

古蜀先民从哪里来？以何为生？因何消亡？

更多文明之谜 待进一步破解

被网友形容为“连拆6个盲盒”的三星堆遗址考古20日向公众公开最新成果。

在此之前，三星堆留给人们的印象大概能用“神秘”“新奇”这样的词汇概括，不少人会好奇曾在此遗迹生活的古人是什么样，甚至还有人猜测三星堆是外星人的遗迹。不过，最新的考古成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一些问题。



丝织物残痕



3号“祭祀坑”内的青铜器和象牙



3号“祭祀坑”青铜器上的龙形附件

文化印迹

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同属古蜀文明

“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古代诗句里，古蜀国的起源笼罩在迷雾之中。三星堆，自1986年“一醒惊天下”之后，更是留给世人无尽的遐想。那些造型独特的珍贵文物，甚至让人将三星堆与外星人联想在一起。

事实上，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已经有力地证明，这里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前出土的三星堆典型的小平底罐、鸟头把勺、尊形壶等陶器以及铜立人像、铜神树、玉璋和金面具等，带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而铜牌饰、玉戈、玉琮、封口盃、高柄豆等则体现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和其他区域性文明的交流。

“此次发现的铜罍、玉琮以及铜器纹饰都在中原地区能够找到祖型，是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频繁交流的有力物证。铜尊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同时期的铜尊特征相似，是长江文化

的生动体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在冉宏林的指引下，记者还在此次出土的象牙残片上看到精美的云雷纹和羽毛纹微雕，这些都能在中原文化的青铜器上找到祖型。

冉宏林在20日下午的通气会上也表示，殷墟遗址出土的铜尊、铜罍、玉戈等一系列器物都能在三星堆遗址找到形制相似的器物，这可以体现其和商文化的关联。

显然，三星堆文化并不孤立。

冉宏林还指出，从出土文物来看，同处四川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关联更加密切。“无论是两地出土的铜器、玉器、金器，还是两个遗存的位置选择，房屋、墓葬的方向，都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延续性，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同属于古蜀文明，是同一支人群所创造的两个不同时期的中心遗址。”

精细发掘

三星堆遗址发现古丝绸“身影”

持续几十年的三星堆遗址发掘，至今未发现文字或文字记载。三星堆究竟有没有文字？

冉宏林透露，考古人员在很多陶器上发现有刻画符号。“我们倾向于认为这至少是有文字的迹象。”但这些符号有何含义？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国家文物局的文章显示，此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这也让考古人员看到了解决一些疑问的可能性。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将这次发掘称为“精细发掘”。较之以往，一个重要的改进是“好多有机质的东西，我们过去没有能够把它提取出来，现在有可能把它提取出来”。

他举例说，“我们发现那么多青铜头像，它的身躯是什么？大家以前就推测是木头

的，现在我看，好像已经有木质的、像身躯的东西在出土了。有可能是柱子，有可能就是身躯。我想肯定会有新发现，只是现在这些发现刚刚露头。”

此外，发掘中，中国丝绸博物馆团队通过显微观察在4号坑灰烬中发现纺织品痕迹，可能附着于青铜器表面；采用酶联免疫技术监测到4号坑灰烬层中有蚕丝蛋白，说明4号坑中曾经存在过丝绸。

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周畅倾向认为，当时这些丝绸或许用于祭祀，是作为沟通天地、人神之间的载体。

值得一提的是，冉宏林透露，根据目前已掌握的信息看，正在发掘坑内填土的8号坑可能还会出土比较丰富的文物。

未解之谜

古蜀先民从哪里来？以何为生？

围绕在三星堆周围的，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他们从哪里来？尽管考古发现已勾勒出从营盘山、桂圆桥、宝墩到三星堆、金沙、十二桥的古蜀先民迁徙线路，但他们从黄河上游到长江上游的融合足迹还有待更多考证。

还有他们以何为生？

他们因何消亡？

他们喜爱哼唱怎样的曲调，擅长烹饪什么美食？

……

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只是考古工作的开始阶段。种种谜题的破解、文明传奇的讲述，需要踏踏实实地进行长时间的学术研究、分析。

三星堆遗址发掘总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院长唐飞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的“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

宋新潮说：“本次发掘工作的细致程度，决定了它的信息丰富程度和价值。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进行更加系统的整理、修复以及实验室工作，将田野考古获得的材料进一步地消化和深入研究。”

这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考古发掘，每一天，都可能迎来令人惊喜的新发现。

“你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冉宏林对未来充满希望——还有多少文明之谜即将破解，还有多少传奇往事可望证实，人们翘首以待。

未来

让三星堆文化意义飞入寻常百姓家

下一步，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的方向是什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接受记者专访时称，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已确定“川渝地区巴蜀文明化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协调支持考古研究机构系统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同时将川渝地区文化放在更宽广的视野上，研究中国西南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建设好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2019年12月，国家文物局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支持四川依

托三星堆遗址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示范区。我们将依托此次考古发掘成果，指导四川省文物局、地方人民政府做好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出土文物保护、展示和研究工作，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此外，为更好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向人民群众讲好文物故事，我们还会助力当地加强博物馆建设，通过高品质的博物馆展览加深公众对三星堆文化的了解，让三星堆文化所承载的重要意义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文图据新华社、中新网